



挑出来的满坡金黄

□ 李绪贵

小扁担，三尺三，挑出北门就爬山。不怕路弯坡又陡，秋来高粱满梯田。小扁担，两头尖，挑起壮志入云间，顶风冒雪战酷暑，赶学大寨换新天……

小时候，村里的大喇叭里经常会听到这么“有才”而又接地气的、村干部们的宣传动员广播，就像赵树理笔下的《李有才板话》一样，很受大人们孩子们的欢迎。

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在农村。山村是典型的鲁中丘陵地带，可谓推门见山、出门爬山，难得一块像样的开阔平地。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生存环境。加之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不久，全国上下一派“大干快上”的喜人局面。我们这个位于般阳东部的偏僻小山村和全国各条生产战线一样，没有沉浸于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生活，也加入了“多快好省”大干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流。那个年代，全国有叫得响当的两面红旗，一是工业学大庆，二是农业学大寨。

我们村既没有工业基础，也没有矿产资源，更不靠海临港，有的是满目的荒山秃岭，像极了昔阳县的大寨村。平心而论，工业学大庆连一点影子都没有，要想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旧面貌，让村民们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，就只好死心塌地学大寨赶昔阳了。

确实像村干部广播快板书说的那样，我们村山多地少，坡陡路弯，缺少农业基础设施，更没有机械化作业的把式，仅有的两台12马力的泰山或潍坊牌拖拉机，金贵得像村干部家里的大家闺秀一般，根本就舍不得用来干运肥料、拉庄稼等粗活累活，再说了，能耐再大的拖拉机，山上的羊肠小道它也爬不上去，净拣些上公社去县里搞运输、拉原料之类的门面活。

那个年代，生活物资极其匮乏，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，是人们心目中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，谈不上电视、手机、互联网等娱乐设施，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可言，倒也了“早睡早起，人勤地不懒”的千年古训。冬季，本是农闲时节，可勤劳惯了的村民们还是闲不下来，及早思量着将肥料提前运到地头堰边，好为来年的春耕生产提早做好准备。

冬天里，每每早上，天还没放亮，报晓的金鸡还睡眼惺忪，左邻右舍像是约好了时辰，随着吱呀柴门推开的声音，各家各户的青壮劳力纷纷将院子外面的农家肥刨开、装筐、上肩，迈开双腿，呼哧呼哧，借着夜光，沿着再熟悉不过的山路，挑着百八十斤的担子，极有节奏地向生产队早就划分的责任田或自留地里奔去。不出一刻钟的工夫，挑着担子的人们浑身上下、从里到外感觉热乎乎的，满身散着热气。有些年轻气盛的黑后生们索性半敞着怀，任由冷风吹拂，倒也不觉得多么冷，反倒精神了许多，自

觉不自觉地又加快了脚下的步伐。

“挑几担了？你家的任务快完成了吧！可别太冒进了，老让我们撵不上，哈哈……”在崎岖的山路上，不管是负重前行的，还是轻松而归的往返者，相互照面，人们打着招呼、调侃着，脚下的步伐却依旧匆匆有力，每天早上挑不上三五趟都不算什么活路。相互打个招呼、调侃一下，可以放松心情、调整心态，有利于挑者的行进，还不觉得太累，说到底就是船工号子、劳动号子的一种灵活的表现形式，进一步印证了冯骥才描写的《挑山工》的生动画面。

当时，我虽年小又气力不足，但为了多给家里挣点工分，好从生产队里足额分到为数不多的口粮，我也常常加入到“挑山工”的行列，主动为家里分担压力，还要算计着不要误了上学堂的钟点。

说实在的，只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，记忆都特别深刻。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很艰苦，一日三餐可谓清汤寡水，缺少营养，一年半载也难闻到一点肉味，人们普遍清瘦、干练，很少听说有“三高”的村民，各类富贵病几乎都与村民们没有缘分，偶尔看到一个白胖一点的人都觉得很稀奇，往往投去诧异的目光，回头率很高：他是哪来的？干什么的？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每当雨水过后，村民们才真正忙碌起来。人们走进田间地头，施足底肥，深翻黄土，待到清明前后，布谷叫的时候，开始种瓜点豆，除草蹲苗，捉虫，像侍弄孩子一样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盼着鸣蝉鼓噪、秋高渐爽。待到谷子笑弯了腰、大豆熟黄了角，一大片一大片高粱羞红着脸，数落着满坡的金黄，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，看得只让人陶醉。

一秋抵三夏，三秋忙到霜。三秋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，村民们又开始用大人小孩齐上阵的方式，人挑肩扛，硬生生再把收获的各类果实运到村西头的打谷场上，去皮、脱粒、晾晒、堆放，承载着村民们全年的劳作与希望。在计划经济时期，农村确实很不富足，但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感召下，为了支援国家建设，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最饱满的粮食，装上大车，插上红旗、排起长龙，扬鞭催马送粮忙，兴高采烈地去公社交公粮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

抚今追昔，每当听到那首《扬鞭催马送粮忙》明快欢快的曲子，仿佛就回到了人挑肩扛、战天斗地的劳动场景，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；仿佛青青翠竹还在讲述着《朱德的扁担》，挑出了官兵平等、挑出了革命胜利、挑出了井冈山精神；新华医疗的那一副副担子任重道远，挑出了历史上我党我军的第一家医疗器械军工生产企业，更是挑出了八十年风雨征程红色国企的使命担当……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悟到，不论时代如何变迁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！

青苔花开

□ 杨朝竹

受清代诗人袁枚《苔》的影响，认为苔藓真的开花，后来随着深入了解，才发现人为地让青苔开花，是袁老先生对人生的一种励志表达，鼓舞人不要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。在监管岗位的每一天，对公安这一特殊群体有了更深刻的感受，自觉他们就是“如米的苔花，却有着学牡丹开”的精神。

离岗之后，感觉自己已是株浮萍，东一天、西一天消遣日子，也曾学书法、侍弄果蔬，尝试着打开我的闲人之旅，后来回单位重拾宣传老本行，编纂局公安志，再到沂源县拘留所工作的两年时光，才觉着方向找对了。一路走来，近十年过去了，细细回想起来，还得感谢退休前的最后这段岁月。无论是方法论，还是价值观，我都对“隐身”公安机关一隅的监管民警有了崭新的认识与评判。

41年前，沂源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挂牌开张，属局治安股的二级单位，几间低矮的平房，成为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违法人员的“特殊学校”。被拘留人员的伙食、铺盖一律自带，几个从乡下派出所返城的老民警成为被拘留人员的教员。一切的一切，均停留在最原始的管理层面。

越过年禧之年，拘留所搬迁到一个叫沟泉的地方后，发展驶入快车道。先是改造原沟泉中学校舍使用，到2015年后，按公安部建设要求建成的办公场所落成，配足配齐民警管



理队伍，以“规范、安全、文明”向社会展示了公安监管的新形象，还展示了“苔米要开花”的力量——接连获得集体三等功、二等功、“全国一级拘留所”等荣誉。

沂源县拘留所由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包含着代代公安监管人追求卓越的奉献。

丑牛年春，我也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。从城区到拘留所的距离，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可是我走了16年。2007年初秋，我因故离开了局宣传科，没有如愿到拘留所工作，颇感失落。等我真正走进这里，成为拘留所的一员后，才发觉原来在此工作清闲的认识是多么浅薄与可笑。

从人员收拘、出所的信息录入程序中，从个别谈话、集体教育的具体过程中，从监控及监区的巡视观察中，在一日三餐的饭菜发放、服务中，我丈量出了自己与合格管教民警的差距……

近年来，民警自我创新的管理经验得到上级与同行们的认可，并得以广泛推广；队伍与业务齐头并进，一个人改变一群人

的人生走向在这里成为现实；回归社会重拾责任担当者达90%以上，来所送感谢信、锦旗者成为常态……他们相信，通过业务的融入与真情的付出，再顽劣不化的人也能浴火重生。

在监管岗位上的这些人，犹如生命力顽强的青苔，虽在阴暗潮湿的环境生存，却用禅意的目光注视万物生灵，朴素真实的举止中，安放引领他人前行的灵魂。也许，让一个迷茫者觉醒，让一个落单者奋起，让一个愚钝者明理，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，就是他们追求的诗与远方。

每次与他们同行，总会有感动和温暖充斥心间。他们都是普通的民辅警，一群生活在公安机关最底层的“小人物”，但他们都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，在边缘的空间里对工作初心依旧，平和的心态让他们自带光芒。

我愿记录下这些感动着我的日常点滴，激励自己在今后前行的路上，无论孑然一身还是结伴同行，都要诠释青苔精神，顽强绽放。

弱者的合作

□ 赵盛基

青藏高原上有一种鼠兔科动物，外形酷似兔子，身材和神态又很像老鼠，故而叫鼠兔。它们除了觅食、睡觉、繁殖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挖洞，以致在高原的山坡上，鼠兔的洞穴星罗棋布。

鼠兔为什么不遗余力挖了这么多洞穴，而且四通八达、结构复杂？可以理解，因为它们体型较小，肉质鲜嫩，是这里任何一种食肉动物的菜谱上都少不了的美食。所以，只有多挖洞，多些藏身之处，才是最有效的御敌措施。

按说，自己的领地神圣不可侵犯，可奇怪的是，鼠兔千辛万苦挖的洞穴却同时居住着一种体长只有十几厘米的小鸟——白腰雪雀。

原来，每当鼠兔出洞



觅食的时候，白腰雪雀总是站在高处为它们站岗放哨，一旦发现危险来临，就高声鸣叫报警。听到警报声，鼠兔立马停止觅食，抱头鼠窜，回到洞里，免得成为人家的盘中餐。

因此，作为回报，鼠兔无偿给白腰雪雀提供住房，并且与它们相安无事，

和谐相处。

可见，鼠兔与白腰雪雀这两种高原上最弱势的群体，之所以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生生不息，不仅得益于它们懂得防御，更得益于它们善于合作。别看它们都是弱者，可弱弱联合，抵御强者也不是没有可能。